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六

羅唐鄒王王劉列傳第五十四　　　　東莞尹守衡著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也嘉靖八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父循以弘治中進士官山東按察副使洪先生而氣豪異凡兒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有摩自知爲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毋或聞之曰此非塵𡋯中人倪學蔡維一峰之爲人聞王陽明講學虔臺心嚮往之比見傳習錄手抄玩恭自喜時常斂目端坐同舍生業以遏學先生日

之矣年二十二舉于鄉登第日猶行袖米偕友人講學蕭寺中授官踰年遂請告歸省一日讀楞嚴經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猛自省曰嘻是將入禪那矣吾儒不睹不聞之旨豈若是耶尋起踰年外艱歸服闋久之召改左春坊贊善是時儲位緫定天子方篤長生會當改歲洪先約與同僚唐順之校書趙時春疏請皇太子元日御文華殿受百官朝賀上曰朕方攝疴靜養遂欲儲貳臨朝豈以君父為不能起耶俱奪官久之順之與時春先後薦起還朝洪先辭

背者順之斷與僃起洪先曰天下事爲之非甲則乙洪先欲爲未能者得見任之即此自效可也自是與世劇跡居石洞中有止止所爲半榻朝夕趺坐洪先學尊陽明然王周子無欲故靜易繫寂然不動語以爲能靜寂乃爲知體之良能收攝保聚一切無欲乃能主靜而歸寂王龍谿曰于此收斂便有樞可執不猶落內外二見乎洪先曰吾輩所以必須學者皆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須是終日應酬終日收斂不使習氣乘機潛發始不負一生龍谿曰今於感中寂得否曰豈曰能之其或免

於適越而北轅乎雖然一切雜念不入即感應處便自

適便不見動靜二境龍谿受學陽明最久得證問最

毋論良知當下具足速人悟入洪先曰世間豈有現

成良知良知非萬死工夫斷不能得也陽明年譜成洪

先序曰善學者竭才爲上解悟次之聽言爲下蓋有待

妙契而不知反躬至不負夙期者多矣學憲王宗沐[illegible]

靜洪先曰君可聞者吾之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

聞也豈惟君不得聞吾亦不得而聞之豈非至靜爲之

主乎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至靜無思之位也又曰戒

愼不睹恐懼不聞不睹不聞靜也戒懼者不欲馳而離也又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知止所以歸靜也馳而離焉不可謂之止故歸靜者言乎其功也是時講學諸君子皆尊信良知洪先提誨學者多言知止以知止爲良知得力眞工夫人見其功專靜寂或疑其禪洪先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眞脈絡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觀周子爭死囚即欲去位此是眞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

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始相續也若謐幽閒暇逸以爲主静便與野狐禪相似矣洪先洞若不染世俗邑造賦冊洪先久慨於大戸飛詭即爲邑氏出言將冊使將冊使遂以邑冊授洪先洪先引爲己任盡一邑田優畝丈之邑賦盡清時適王龍谿訪之第見洪先日與閭里人執冊布筭交涉紛紜略無厭動意夜與龍谿聯床趺坐往復證悟超如也今江右言道學者以念菴與一峯皆專爲名世大儒而科名亦相並均稱不愧云洪先卒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也嘉靖八年進士是科禮部第二人授武選司主事改考功十二年上命吏部博選部屬臣方正有學術者增充翰林侍從官詔用七人順之得改編修踰年遂請告上曰唐順之方改史職屬校對先朝訓錄何輒以疾請其以吏部原職致仕去旨下朝士共駭之或謂相臣張羅峰自以為順之座主而惡其不親近已也歸六載會選宮僚起為右春坊右司諫其年冬上疏請朝東宮觸上怒奪職為民順之初在京師從王龍谿盡叩陽明之學深有得自是歸田遂入宜

與山中御一布袍日與諸後進講學喜靜坐而又樂與方外士遊曰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同然能苦行堅守洗淨心緣固賢於今之儒嘗謂三代之才皆從心性上磨鍊更看山中靜養十年後學問成立何如耳人問之今日世故曰當今獨少一箇武子之愚蓋自況也至分宜當國吳越間倭奴紛入寇趙文華以工部侍郎出視師海上過訪順之順之便與陳機略且謂之曰此非專任胡梅林不能平此寇也文華相期私人還朝遂以胡公宗憲爲浙直總督以南部車駕主事起順之章任令公

聞先與順之兩人意氣素相推重聞先聞之貽書曰此一起官頗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此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順之得書爲猶豫久之報之曰行止非人所爲聽其自至而已然乃心不忘欲出當軸重臣也復即家轉職方員外郎順之念以年且長矣不際此一出平生之經濟謂何遂起至則陞職方郎中遂奉命出閱薊鎮邊垣軍馬還言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猶易而練兵則難專倚

選兵不練土兵誠有如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唐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沉鷙者也今乃瑣懦綿緩靡靡然有暮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就而閱之疲卒朽戈十常七八力士健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疎守猶不足戰何以堪薊在畿服之內百餘年來止有熟夷小警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然常在

緩急至于近畿宜遼遠徼延固以禦之乃鎮兵則置而不理誰之咎也總督王忬總兵歐陽安巡撫馬珮等俱宜坐曠職誤事之罰因條練兵九事詔降忬等俸二級留視事勑令振飭已而浙江告有倭急詔命順之往出視師浙直順之聞命迅發誓于朝曰一月賊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順之至浙則計平倭上策當禦之海外海道不可不熟兩泛大洋至鮫門而還及汛春汛自督諸將擊賊崇明沙沉賊十三艘斬首百二十級賊走三沙陞太僕寺少卿總督胡梅林奏留同事

又陞右通政是時江北撫臣復來告急請援總制檄遣
總兵盧鏜往順之語樞椽曰江北陵寢重地吾能旰食
乎乃以三沙賊檄鏜堅守身往江北首尾相功擊賊敗
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塲已度賊勢無能爲復自
江北還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瘁勞久病回太倉調遣狼
兵賊乘風雨夜遂登江北岸順之以此自愧旣與宗憲
論輙泣下沾襟先是斬馘功宗憲上之凡三賜白金文
綺陞僉都御史巡撫淮揚順之勉强扶疾赴官適歲荒
順之語諸有司曰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倘民無食而内

致倭寇乘之貽患豈細乎白折俸金首倡有司易米給吏請於朝得餘鹽銀二萬兩賑之時病已甚猶治軍旅不少休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病鄉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卒順之學業與王文恪並稱當代宗匠學者稱為荊川先生既登仕籍再起而頗自悔以往蹟稍棄恐碌碌終其身無可表見至起郎中意氣橫發建牙海上身親鋒鏑人或誚其輕躁乃其

討賊一念必戚此而後朝食鞠躬盡瘁之死靡他李開先哭之曰予自良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唐子今爲枉尺直尋矣戒予不可着恭止予不出酬銀予何可忘良友哉順之卒時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計開天予惜之予祭弟

論曰唐荆川先生人以其推轂於趙文華爲訓迂儒曲見柰何以繩豪傑之士哉孔子志在東周佛肸欲往而况上有聖君乎以一病都堂不忘海上居誓與賊同死生今有幾人乎天假之年其功業亦可世哉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也正德六年會試中式第一廷試賜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尋告歸潛心理學嘗疑程朱補大學格致傳而中庸乃首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陽明開府虔州守益往從之講論始憣然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從禽宸濠周旋兵間久之迨嘉靖改元起官復謁陽明于越陽明留之月餘不忍別門人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陽明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若謙之良近之矣大禮議起守益上疏忤旨下詔獄謫廣德州判官

者有諭俗禮要訓民行之撤淫祠建復初書院延同門王心齋暨諸賢講學涖事臨民每白訟曰如保赤子愧未之能也陞南京禮部郎中日與湛原明呂子木袠講陽明貽之書曰比遭家難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踰年陽明卒于師守益爲服心喪考滿請告因趍會稽哭之聚同門講學于天真書院巳薦起南京考功郎中明年召入司經局洗馬是年初立皇太子守益與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霍韜繪十三事爲聖功圖以獻請豫教太

丁幾得罪陞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御史毛愷言守益名儒宿學宜留侍青宮不當投之閑散上以愷干予奪調寧國理守益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九廟災自陳遂免歸守益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爲後爲吾儒分內事於是一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士無賢不肖隨材牖迪之四方學者輻集守益曰良知一也自其無昏昧謂之覺自其無放逸謂之敬懼自其無加損謂之平等工夫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若以覺與平等爲簡易以戒懼爲起意非惟誤認戒懼

亦謬認覺與平等矣卒贈禮部侍郎謚文莊萬曆中禮
部主事劉元卿疏請從祀言守仁提掇良知之旨爲孔
門之正脉至能以身發明守仁之學者王艮鄒守益也
守益之學即時行物生即天載即三千三百即發育峻
極悟及於無聲無臭而學不逃於庸德庸言志期於皜
皜肫肫而行不離於子臣弟友臣觀今日學術謬悠特
甚孔孟之訓幾若贅疣此臣得入祀典使人皆知道脉
之正傳其於後學非小補也守益子善太僕卿孫德涵
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能世其家學良别有傳元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也王陽明初以良知之學倡起姚江士駭之畿弱冠舉于鄉首往受業入試禮部不第即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棄舉子業求卒學於師門陽明為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乃致良知三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明年復當會試陽明命之往不答陽明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悟者乏沉毅能闡明之者亡踰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另往為畿曰諾而是科禮闈遂中式畿與都人士相來往自良知外口無別談人於

是咸以畿爲陽明先生高足弟子咸就畿質正頤是時
閣部大臣皆不喜講學先生妹婿錢德洪時亦與畿同
舉禮部稱同志二人相語曰此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
試而還一日畿語德洪曰夫子所提四句教指亦知夫
子爲隨時立教之權法乎吾輩未可徒滯於言詮學須
自證自悟畿以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
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無善無惡之意知
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
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

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着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着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德洪請問質於先生先生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

根以下之人未悟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陽明夫子起征思田過洪都門人鄒守益集同門三百餘人請告陽明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究竟此事諸君但某繼往漸相與質之當有證也明年陽明功成歸卒于南安畿與德洪方赴廷試聞計還奔喪至廣信扶櫬歸越廬墓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會城肖先生像其中春秋二丈仲丁四方學士歲以其日來集會講畢終始

與德洪入京廷對俱成進士授南京職方司主事以病乞歸病已起補職門生儀制郎吳春相貴溪將出春薦畿於貴溪請補官僚貴溪曰得畿一刺文選即乃可畿謝春不肯與貴溪怒曰人拔汝懷乃敢卻耶若召畿學名說我何如人也遂大恨之仍補南爲武選主事二殿災詔求直言吏科都給事中戚賢疏請上審進過以回天變所論列皆權寵大臣而與海內有問學之臣十四人又多講學之士上曰如王畿者僞學人亦擅刊薦懷奸植黨一至於斯相貴溪所票旨也出畿爲山東

布政司都事畿遂乞休得予告明年考察貴溪使謂考功薛應旂曰王畿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唯唯猶未敢而聞者交以書責考功唐太史順之至比其不復知人間廉耻事考功怒而畿遂以大察去矣畿歸專精於講學所至接引後進無倦容自兩都及吳楚閩越皆有講舍會常數百人凡所見解尤超玄入微不落階級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曰吾非好遊天壤悠悠誰當負荷思與海內士夫相與發明先師法旨續千聖之道脈耳學者稱爲龍谿先生

王艮者泰州安豐塲人安豐俗習鹽不務學艮初[illegible]其
脊背之所聞童子誦論語之次章愀然發曰噫其為人
也宜爾哉奚逐逐而遠養也乎歸事二親鄉黨服其孝
繇是益取四書章句及五經誦讀信口談解俗學無能
難之其學悉從悟入以經證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
即行處大有省於大學格物之旨未以語人一日以語
塾師塾師詫曰此大類王陽明公談良知之學也艮起
而問曰是何人也曰子弗聞乎陽明今之夫子也艮喜
曰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艮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

以王公事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艮事王公也其自信如此時陽明巡撫江西艮即辭親走謁王公于豫章陽明延之上坐問曰子服何服也曰老萊子之服也曰子欲孝其親服老萊子之服然則行堯之行服堯之服必衣冕乎艮曰噫非歟解其衣請焚焉陽明曰否而信而心明日又服而來陽明曰吳復爾曰吾聞之孝子一舉足不敢忘其親出入無閒可也曰子之孝無閒於夙夜乎曰無閒子之於夜也亦解而寢乎曰解曰然則失為無閒於夙夜乎艮曰噫吾失之遂拜而執弟子禮

闇與陽明談格物陽明曰待君它日自明之陽明還越艮復從之越見道日益親一日出遊歸陽明問何見艮曰見市人皆聖人陽明曰市人但見子是聖人也旋其信道之篤而艮以先生良知之學北方學者多所未聞自駕小蒲車二僕仰隨北行所至化導執途之人而語之務令有省同志悅其講論匿其車勸止之艮輙留其汲汲於引進後學若此陽明卒于師艮迎哭于桐廬歸泰州開門講授廓披聖途便人速進或問先生何不仕曰吾無徒而不與二三子是艮之仕也或謂先生爲隱

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有問放心難收者良急呼之輒應而起良曰汝心見在更何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不喜著述晚作格物要言求仁方諸篇御史吳懌抗疏薦之不報良卒大學士趙貞吉銘其墓曰越中良知淮北格物如車兩輪實貫一轂配越中爲二王世稱心齋先生萬曆中主事劉元卿疏請從祀聖廡不報良子壁字宗順十歲從陽明先生會語中歌詩聲出金石陽明奇之知爲心齋子詫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授之學比壯從[illegible]於父

淮南聞望日隆嘗與同志行歌林樾中有鄉雲詠歸之風耿楚侗聆之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行得者自謂若何壁曰道者六通四闢之塗也籍謂我有之將攘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或問學何以曰樂又問曰樂者心體也有不樂非其體也吾求以復之而已然則如之何而後樂曰吾體自樂曰如之何而後樂是加於體之外也然則學可廢乎曰否莫非學也而皆以求此樂也樂者樂此學學者學此樂吾先子蓋言之矣樂有辨乎曰有所倚而樂者樂以人也喪其所倚則不樂

無所倚而樂者樂以天也訏慘失得欣戚榮悴無之而不可曰無倚而樂非樂道耶曰樂即道也而曰樂道是牀上之牀也學顏止此乎曰孔顏曰不改其樂曰樂在其中於此盖終身焉而何以加諸然則何以曰憂道曰君子非以外物爲戚戚也所憂者道也憂道者憂其不得乎樂也云爾中丞凌海樓疏薦於朝部擬召用不果人稱東崖先生

劉陽者字子舒安福人也陽明先生撫虔時陽方弱冠讀先生語錄遂如虔拜稱弟子受學焉陽爲人修幹碩眉視之飄飄如世外人陽明一見甚喜之語之曰君能甘至貧至賤者斯可爲聖人陽聽而受教舉嘉靖四年鄉試仕爲碭山令縣民愷悌公暇則引四民入侍堂下訓諭之勉之孝弟力田諸生請學閭有孝子節婦表其閭墓邑苦河患陽齋沐七日率父老子弟禱于河上河遂自徙二十七里居四年九被薦召爲監察御史去之日士民遮道泣別爲創生祠尸祝之陽在臺中風裁獨

持世宗改建萬壽宮爲永祕仙宮百官表賀陽曰此當諫不當賀也臣爲諫官不敢阿旨稱賀故事部院移疏中官持疏南面陽謂同官曰疏在中官手北面可耳旣授疏循後然當尊謂朝廷何竟東向揖中官中官甚恚然不敢出一語官舍蕭然禪室日恒疏食或諷其太儉陽曰不聞青萊侍郎長齋御史乎服師初教也尋乞休執親喪墓樓三年脫關雲霞館於三峯羣微半雲洞天與諸同志講道飲泉茹疏悠然樂之薄視色界與人言依於踐履常謂今之學者矣兆好之孝弟而無稱於

鄉黨小溫公之誠實而不踐其然諸言獨言幽乃無愧
於可指可視言者言察乃未及乎行之習之年彌高好
學彌篤語人曰孔子之學率十年一進藉令壽加乎七
十又當有進於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嘗爲鄉人排紛批
難得陽一言無不歸服卒之日哭于其庭者以千數鄉
人相與祠祀至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七

羅楊耿夏王鄧劉列傳第五十五　東莞尹守衡著

羅汝芳字惟德南城人也五歲母授孝經小學毋語毋曰兒學必欲爲聖人稍長從寺中讀書閉關靜坐几上常懸一鏡水一盂朝夕對之曰吾心必如此鏡之常空此水之常淨乃得見吾道之本體年二十九舉于鄉連捷禮闈不肯廷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遂請告歸周流四方求證所學受易於楚人胡宗正宗正謂之曰君知宓羲當日從平地著此一畫耶汝芳忽大悟曰憶從

前學問皆著訓詁中來益從先天尋覓直指大學中孝弟慈三字爲生民之命脈乃孔曾一貫傳授之真指其言曰天命不已者生而又生也生而又生者父母而已身已身而子子而又孫以至曾而且玄也故父母兄弟子孫者爲天命顯其皮膚天命生生不已者爲孝弟慈通其骨髓直而豎之便成上下古今橫而亘之便作家國天下高皇帝之六諭所以作天下萬世之君師即此歸十年乃建試登仕爲令入爲部郎出知寧國府汝芳悉本所學而行之常謂士民曰高皇六諭天人精髓盡

者作日前學問樞機頃刻轉回掌上爲政不事刑措徙足所至輒舉六論呂言之或譏之曰將爲木鐸老人耶汝芳曰此大學之道所以教成於家而行於國者也紳欲不爲木鐸老人寧得耶萬曆中江陵當國是時士諱名理者槩擯斥汝芳後以外艱起復晋謁江陵問山中功課汝芳對曰近讀論語大學視昔差有味耳江陵嘿然後遷雲南副使轉藩參竟爲言官所掊擊歸時與諸門人走安成下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集人士推明此學一日偶示微疾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

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瀰前洋溢俱是
發育峻極令具楮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
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古今自直達也後來
見之不到往往執滯言詮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
有何物自是絕筆門人私諡曰明德門人楊起元次其
會講語為答問集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傳授後學焉
起元歸善人萬曆五年進士為編修時過旴江拜先生
之門執弟子禮出語人曰吾坐師春風中師未語予未
請問惟覩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熙熙此即唐虞太和

遺象一開師學鏤齊刻骨無須臾忘雕像一小像尊奉
之出入必告師沒歲時與同志祭奠於所居以爲常四
方上來從學者起元復本師道而推衍之謂孩提不學
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生即
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與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八
觀其間即不覩不聞之本體其學皆取成於心令人自
省自悟所著有諸學編楊學術官至吏部右侍郎兼
侍讀學士卒謚文懿

耿定向字在倫黃安人也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選御史巡按甘肅關中故多古書定向於昔雅所好既得代藩臬官用故事其數篋送之境上定向悉還之獨收十三經石刻一部覽數日過洛留與洛陽諸生督學南畿日進諸生共講學生有馴行異等拔之儕伍中檄有司禮聘入試里巷小民訓以聖諭六條而謂弟子虛明當養以正教拜社師遺教之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戶絃彬彬比鄒魯輶車所至十四郡翕然興起搆崇正書院延四方來學之士郡邑茂異時召就學以陶鑄之

嘗學十五年爲國作人冀善人多而天下治其素所用心也四方士大夫過南都贄見他無所受獨受書郎中書積與廉齊出都盡送交知爲別不携一冊去以大理丞論新鄭相褊狹乏大臣度謫州判新鄭罷薦起冏寺少卿歷都察院至戶部尚書定何言動一率真性而軌古人嘗謂有馬借人此淺細事耳夫子何述焉蓋大道爲公志所存也凡我昭代前輩賢士大夫片言隻行肫肫古人者輙籍記之名曰先進遺風用挽流俗追古道以爲茹糗草之盤飧可挹玄德之風味跡一介之斤斤故

是格天之嚆矢也其學以孔孟爲修證詁孔子之立達以傳無盡所謂賢於堯舜者此也孟子願學孔子以予亦從之孝弟忠信爲勲庸以距詖放淫爲天吏之征討以守道待後爲創垂之統業可謂爲巫函而不爲矢匠而篤於擇術者以故平生矻矻不厭不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由越中以達洙泗澤於道德醇如也學者稱天臺先生督學時有旻叟者繁昌人王敬臣者長洲諸生君子謂先生造就兩人足徵達材之教云

旻叟者下里一田夫也名廷爰叟初聽人講學者曰夫

爲學學爲人也爲人須求爲眞人毋爲假人叟憮然內省曰吾平日所修持爲人者得無未眞邪時時循省求所爲眞者天臺開其人引致門下使從焦弱侯聽講漸知向裏久之自信得自然旨趣語弱侯弱侯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叟聞言遽有省胸中芸然如洗叟故未事詩書請於弱侯讀何書弱侯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語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一日謁天臺曰比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儂第以正文反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

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毋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已爲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爲何乃爲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祗爲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闢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爲世味牽引依違從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則襲祗上陳言挨傍別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亙

身細求理欲似難分別止在迷悟閒悟則人欲即天理迷則天理亦人欲也天臺大為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叟又嘗謂弼侯曰吾讀論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為至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若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册乃孔孟之所以別乎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儻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慱我者哉叟一日付下從會講有友訓良知特意一友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著在無聲

無臭是也叟起立抗聲曰良知有聲臭邪天臺聞
大噫嘆曰近學之蔽于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
此哉君子曰此空空之鄙夫也坐進此道矣敬臣若一
縉紳子也幼讀書輒了了啓口稱聖賢讀詩至野有死
麕章廢卷曰孔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爲存哉必漢儒誤
捨其已刪若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爲諸生精詣魏莊
渠先生從講學有招敬臣飲以妓佐歡敬臣曰吾何以
衣冠坐塗炭耶稱疾而返自是遂絕燕會天臺聞其行
超格貢焉敬臣爲學自修自證遇人杜口不談曾詡議

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天臺最之曰聖賢無獨成之學子須以言論橐鑰後人俗雖敝不可諉也由是與人多所勸諭弟子從遊四百餘人咸刻厲相責課敬臣言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去道逾遠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爲派千枝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敬臣於學無所不窺而猶以慎獨爲學之的嘗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可見親長之際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乎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也

成其本何以發于霽之末也故其爲學始於事親鄉黨稱其孝謹於居室夫婦相見如賓燕處不忘敬言動必以禮嚴於屋漏以對越上帝入城足蹴以上達天德其教人不越庸言庸行以慥慥君子爲實功弟子有事事靜坐者有泛覽子史者敬臣曰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道達萬變者哉其論文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爲文者舍六經而效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泄以爲河祠配林以爲俗何當耶敬臣率野史氏馮時可爲作傳曰昔蔡中郎作碑惟郭有道無愧色

徐之傳敬臣也亦然

鄧元錫字汝極江右新城人也元錫爲諸生時業已從稽山致良知之學入試鄉闈主考閱其卷曰使宋儒可作亦自神乎舉中第三人過吉州問學鄒文莊文莊手書發育峻極從三千三百充拓三千三百從戒懼心體流出語邈之悠然有得自是日督二三同志講學門徒日盛時心宗盛行謂學惟無覺一覺無餘蘊九思九容四教六藝桎梏也元錫曰九容不修是無身也九思不愼是無心也日晨起對子弟靜坐令收攝其心不

辰次第問當下心體語畢各因所至爲覺悟之已而嘆曰學先事心然不稽古格訓而成心自師心也故其本在窮經學期致用然不考觀成敗而師意尚式固也故其交在窮史然兩者欲博而精必闇然退藏抑氣沉心有遯世不可拔之志而後可庶幾焉與浮世功名的然衣錦若並相馳者則吾其潛乎遂自號潛谷絕意功名杜門山中三十餘年研窮經史作經繹作咸史上下篇其言曰大哉先師之六經乎洋洋乎天人之奧倫物之情備是矣若著書繹詩繹三禮編繹闡先師所謂雅言

詩書執禮者也春秋屬辭比事大義森著非豈可句字
繹也故作統言通焉元錫以易應公車學專門毋謂易
理玄微即程夫子易傳稿尚出於易簀之後矧固陋如
錫耶喟然嘆曰尼父五十以學易幾無大過文中子曰
沒身已焉嗚呼即沒身豈有竟哉易繹凡四易稟未肯
出以示人史依洪荒而來訖於勝國若觀天人貞一之
統綜古今近合之變王路隆汚道術善敗之故爲上編
有表有記有謨有訓有述有傳有志體裁各異其材取
諸史其義稟諸經下編總三才之撰觀會通之極由上

古迄當代各紀一事本末終始臚列爲二十一書首天官次方域次人官次時令次厯數次災祥次土田次貢賦次漕河次封建次任官次學校次經籍次禮儀次樂律次貨賄次刑法次兵制次邊防次夷狄而以異教終焉謂漢而下儒莫大於王文中而以僭比少之者過也次中說爲六篇同元公通書張子西銘程淳公正公遺書表裏爲編以明儒統諸書稍稍出海內鉅公長者讀其書想見其人時守許令遠命五邑士就學以程伊川先生目之在指使者韓國禎疏薦于朝部用考選故事檄

布政司起送鄉邑守令詣門勸駕元錫辭疾不肯赴南京祭酒趙用賢貴州御史王以通直指使秦大夔相繼疏薦請徵聘如崇仁新會例部議于上尋官翰林院待詔就家徵之元錫遂捧檄而起楚人吳國倫貽之書曰門下負王佐之才不用於一世而用於千百世著書種種儒術經制備焉其足以興禮樂致治安而名理詞章皆虛文也頃一馳情轍復長嘆非徒感別實有所槩於中比見天子思賢若林虛席詔下之日莫不為門下揚眉門下將發安車就道乎將為魯兩生乎然以愚意計

之一官不足爲門下重門下當爲吾道重也元卿笑曰朝廷今日以官召矣敢復坐辭乎慨然就命抵江疾作上疏辭曰臣本草莽腐儒年力衰憊久矣扶詣闕殊務旋亟前進不能欲歸不敢乞恩放還田里以終殘喘是日恬然而逝門人若昔人之其容含笑如生學者私諡爲文毅先生

劉元卿字調父安福人鄉太僕二子讀書早有原元卿從講論津津有味而皆理道之言也歸陳宋儒諸語錄讀三思喜曰必如是而後爲道德之儒舉鄉書師事一

五劉公從講學再上公車不第抹其引杜門不出郡邑後進之士多來從元卿慨世學者俯首冥心徒墮理窟漫無實履與世隔閡著有諸儒學案國史舉凡明賢宗解婺江證學大學新編等書吉水鄒元標以為儒者之具品有實用之學術萬曆之朝起以國子監博士尋轉禮部遂歸與鄒元標同以道學鳴于一時

逸史公曰今之講學者盍亦察矣非楊雄氏所謂說鈴之學各習其師者哉相詆論者紛紛而謂吾儒之道有異同乎非也夫學不至於無父無君辯皆可已余嘗取諸儒之講論互參證於孔門人人所誦聖言也所傳堯舜周孔之道也入門雖異致道則同譬之航海者然有舟可渡期到彼岸而已仁見謂仁知見謂知此其見有獨偏者也可以爲其一體之儒鶩高明者爲賢知之過狃卑近者爲愚不肖之不及又其資有利鈍者也故孔子於狂狷也必曰吾與之吾與之今之欲學爲聖人者

征與猶與意見而已矣曰周之靜不如程之敬也不亦盛乎曰陸之德性不如朱之問學也不亦左乎使四君子生當孔子之時與顏曾比肩而游未知其伯仲也柰何以耳食而雌黃之白沙陽明今不共推爲昭代大儒乎人當其時群然而詆之曰禪兩先生者學孔子之學由孔子之道逢掖之衣章甫之冠未嘗削髮被緇其出者勘亂之勳爛焉其處者猶古景其光奈禪何是乎老氏言無吾孔子曷嘗不言無而專言有佛氏言空吾孔子曷嘗不言空而專言實然則孔子也可詆其爲老爲佛

乎故夫言孔子者曰好古曰默識此精一之傳也然若子之稱聖與仁則在於不厭不倦及門之士用得之而克己參得之而三省賜得之而多識三子者不同學孰是而非孔氏家法乎然顏之卓爾曾之唯二子獨得其傳何也有進無止死而後已乃其善學孔子者也故苟足以發何嫌於如愚苟勇於任何嫌於魯至以頓悟之賜而不免於願息道於是有聞有不聞矣若自畫者而且聚斂豈吾徒乎晝寢者而且短喪可勝誅乎竊嘗謂諸講學者躬行之謂何即持論者有異同可毋辯也今天下

家孔孟而戸程朱人人自謂已登孔氏之堂顧今俎豆于先聖之庭者僅四先生耳生于四先生之後者孰見而知乎孰聞而知乎予末學不能知然皆不可謂非碩學孔子者也或珍一已獨見謬訾先輩名賢吾必曰此自操乎同室之戈者也或參二氏微言轉語聖賢經傳吾必曰此宜付之呂黎之火者也若或竟言而禁行則盜儒也或孔步而闒趨則賊儒也將以號于天下後世曰此亦道學一先生也吾惡得而與諸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鐵鉉景清卓敬陳迪等列傳第五十六

鐵鉉鄧州人也洪武中以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上嘗悅其奏對字之曰鼎石是時上太聰察群臣救過不暇給鉉獨以材能受知數奉命讞疑獄有聲于朝燕府人坐法當刑法官畏連宗藩數推鞫不決上屬鉉立決上益器尋陞山東參政建文君命李景隆出師禦燕師景隆進攻北平敗績還走德州鉉時主餉在行間參贊高巍於臨邑相持慟哭誓效死迎景隆還保濟

南城文皇師至圍城數重景隆出戰復敗還燕兵以鐵射書城中使亟降濟陽生負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文皇督攻急鉉亦悉力防禦時時出不意擊燕兵燕兵不得休城有圮壞未及築鉉縋大布灰絞其上如磚形夜張其處裹以葦席潛內縫治旦視之城完燕兵驚以爲神燕復隄水灌城城將溺鉉令將士詐中倅出降文皇策馬入城城門鐵板亟下幾不測文皇大怒趣兵來攻礟擊如雨城垂破鉉書高皇帝神牌懸城上燕軍見之不敢擊俯地三月燕師乃解去朝廷

蔡鉉功即軍中陞鉉山東左布政使有宋參議者謙
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令南去留守北平者類老弱承
平保定雖叛七郡堅守寇多郭布政諸書生公能出奇
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逃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
至北平嗣有豪傑聞義而起公從便宜部署號召招徠
之如此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無不回顧其家室必
散歸徐沛間素多驍勇士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
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時公館穀北平休養士
馬迎其至擊之彼氣皆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曰軍餉

盡於德州城守五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制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時燕師南襲滄州鉉與盛庸蹴至東昌大敗燕師斬燕大將張玉朝廷陞鉉兵部尚書賜三代誥命鉉入謝賜宴享其後文皇由他道入京師鉉擁殘兵淮南而天下事已去矣文皇即位聞鉉歸京師鉉背立殿中責之跪不可剸其膝責之反顧不可劓其耳鼻竟寸磔于市年三十七父仲名年八十三[illegible]安置海南子福安年十二戍河池

康安七歲克匠載鄉君詩皆卒時濟陽教諭王省問
皇入國學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諸生知此堂何以
名明倫今勿多論且論君臣之義何如省大哭諸生亦
哭觸柱而死子禎亦死省吉水人洪武五年鄉薦文皇
執政尚賢寧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
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俾用事勸賢寧就職賢
寧拒不聽曰君以蠹族發身余本書生饑禀有年義不
可綱曰上有命遣之年九十七卒
景清本姓耿真寧人也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二人授

翰林院編修改御史署左僉都御史尋實俸坐過誤詔獄尋宥焉清為人倜儻尚氣節聲重臺中建文君即位出清北平參議燕王召宴聽清言論大嘉異尋召還遷左都御史已改都察院為御史府改御史大夫宮中火清知建文君出亡不得從詣上自歸上喜清歸勞曰卿吾故人也復其官清時時伏利劍衣衽中委蛇侍朝人因清平生慷慨何今從容乃爾清善匿人卒莫之測也一日早朝清衣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疑衣緋衣者獨清即因命收清得利劍詰清

劍何用清曰用以報故主耳倨立嫚罵上大怒命抉其齒清含齒血噴上濺御衣上益怒命剝其皮草櫝示長安門而以鐵帚刷肉至盡上夜夢清使劍偪上繞殿廷出側偶過長安門屍忽斷索走三步犯駕上乃命藏于庫詔赤清族夷其先墓清又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鄉攀染逆坐時人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也敬幼時有相士從群兒中指謂曰此兒骨髮殊異他日必爲名卿惜乎血不華色年十五讀書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得一兕牛愳之比入門

縱之虎也性聰穎書一日十行下不再讀洪武二十一年進士授戸科給事中時同官八十一人上以適符古元士之數改元士尋以六科爲政事之本源又改士源已又復爲給事中是時制度未定諸王宮中服乘多擬太子敬乘間白上曰宮中朝廷視效綱紀攸先今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使諸王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咲曰卿言是也朕慮不及此其因遷宗人府經歷進戸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知慮絶人酷類先帝夫比平者強幹之地

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異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敬對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而靖難之師尋起文皇入敬在姦黨中捕至上詰敬曰此小臣非往日建議撓朕若乎爾何敢離間骨肉敬曰先帝若從敬言殿下安得至此上怒欲殺之憐其才且繫獄初敬嘗輕僧廣孝廣孝啣之必欲殺敬敬言上曰南昌地居下流使陛下改封

南昌金陵之兵順流而下直如探物囊中耳陛下豈有
今日哉上因命斬敵夷其族敵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
說敬受國家厚恩數年不能畫一謀死有餘罪敬美姿
儀立朝多慷慨上在藩邸業聞名實不忍殺敬重惜之
曰國家養士三十餘年惟得卓敬耳後人私謚曰忠貞
論曰鐵公之保有濟南審敵勢存危宗廟勝才也及至
國家板蕩身可剸而背不可轉足可斷而膝不可屈豈
其受氏之日已寸比一副之鋼腸勁骨者在乎一何錚
錚也景清心懷豫讓之節歃殘餘蚿猶令上躍震驚浩

氣貫于幽明矣卓敬恨不能輔故主杜禍幾之萌其授
首以快卧虎髭之憾其血誠可以泣天日也當是時天
下之學士大夫飲其忠義囁嚅噓嚼於齒吻間而不敢
吐嗟夫是亦豢養于國家而稱縣官之大也可以其吹
苑也而氐其節乎方孝孺典刑最酷别有傳若禮部尚
書陳廸刑部尚書暴昭則咸有足悲云
陳廸字景道宣城人也少倜儻有志操洪武八年縣薦
辟爲郡學訓導召入翰林編修陞侍講歷山東參政雲
南右布政建文君徵爲禮部尚書靖難兵起上䟽陳大

討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即歸京文皇召
廸以問廸謾罵不屈與子鳳山等六人同爲于市文皇
命割子肉塞廸口啖之問美乎廸曰此忠臣孝子肉香
美廸死衣帶有詩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經
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
悲烈鄉人私謚曰靖獻暴昭浮山人洪武中薦舉授北
平參政陞左都御史刑部尚書建文元年設平燕布政
司眞定掌司事平安兵敗召歸靖難師入執見文皇抗
罵不屈上怒抉其齒次斷手足猶不絶聲斷頭乃死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也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洪武
鄉薦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皆有賢聲三十年擢知
蘇州太祖初以吳俗多僭侈每繩以重法善至率以禮
教風之政尚寬厚好親禮賢士相與講求治道考論政
俗得失與民更始隱士王賓居陋巷中善徒步叩門求
謁賓問爲誰曰姚善乃闢門延語及實報謁面府門再
拜而返高士韓奕國初累徵不起善往候避入太湖善
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得見者也又有
錢芹俞貞木皆吳中名士貞木以明經爲吳士所推善

月朔輒延致學宮講授諸弟子自書一日饋栗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告貞木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喜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府公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於學宮及芹至善延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竦然請教芹出一節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言勤王事善心肅之會有詔求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善以芹應薦授戶部司務靖難兵出北平署行畢斷

事從大將軍北進善約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勒
王已而善受大將軍命還奏事道病卒靖難兵至江上
善受建文君詔總督五郡兵將行乃不知天命有歸建
文君遜國去矣黄子澄走善所約共航海徵兵善謝曰
公可去善不可去善守土之臣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
去善爲麾下許千戸縛去見文皇文皇詰善曰君一郡
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曰臣各爲其主耳死之善
有友人黄鉞者常熟人先是以給事中外艱方孝孺造
而弔焉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呉人朝廷

近臣今雖去幸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垣以納盜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獪不宜獨任吾近見俊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寛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于定亂耳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誓以死已而靖難兵至童俊果以鎮江降竟如鉞言鉞聞善被執遂絕食閉目三日求死或傳善欵附

已得宥餓復瞻目曰善爲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

事定吾獨死未晚也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復稍

稍食及善就刑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善慟

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與希直

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從容整衣冠入水死時北兵

四出捕善黨籍藉言且并録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

楊福獨嬰難出求鉞屍禮埜之鉞字叔揚洪武末以生

員薦除宜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

爲給事中憂居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訪之正當秋斂

其從禾幕中對語移日家人請具雞黍畝曰豈有居畟而殺雞禮客耶卒以菜粥對食而別善勤王以書招鉞請即日營壁畢事趍命餞芹亦奇士也元末嘗以策干諸將不遇洪武初辟大都督府椽從中山王出北平絕漠而還未幾觧職家居二十餘年丼貧樂道以善薦乃復出臨年猶條兵事緩急上執政時年七十二矣臨父溁元末隱士也國初天下新定上以重法繩下士不樂仕父多不欲教子讀書鉞少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即借觀之或竟日不歸鉞父

見鉞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慫之不能止遂居舊學陂中鉞至陂無書讀間市鹽酪入城從友人借數冊歸讀之灤一日泊舟鉞舍旁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就視之曰孺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苦無書讀過目不能忘也灤曰我舍中去此不遠孺子能從吾遊乎鉞起再拜從灤入舟至舍挾數冊還卒讀數往易灤怪其數也舉借去書還質之皆能誦說無脫漏者灤大喜曰吾插架書不下萬卷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子福同室而居三年遂盡其書縣令聞之會詔

下郡邑求賢遂以鉞應并辟福濮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奉覽柰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鉞徐答曰公毋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尹有問第操吳音勿有對也福見尹如鉞教鉞告尹曰鉞與福同筆研幾載知福爲深福材能問學並出鉞下且福父老身病乞勿遣即遣不足以應明詔君且得罪尹乃獨遣鉞而福得免福哭鉞詩曰江風夜夜波洶洶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嶷不四哀郢志三輔難尋採薇歌手拔宿草孤墳滿夢摶堂深則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滂沱

論曰姚善謹於待士而疎於御下反戈之變自起蕭墻毋乃忠有餘而智不足乎黄鉞當父從避葛陂之時潛身江壑尚若不容及至國家板蕩委質相從昔謂昔之爲祟耶分誼之所驅逼忠肝之所激烈從自及已羣雖以羽兒狹名固與天不朽乎貞未之在國初兩爲邑令是時歸老菟裘矣猶爲善出參書幕中會應天以他累逮去卒于客邸而不罹于患王賓故有異才經籍子史天官樂書共家稗志靡所不該覧屬世尚華自晦爲往不娶不仕藥黥其面鬆髮短服行歌道旁故舊勸之冀

踞捫虱不相酬對何自廢乃爾庶幾古之逸民乎韓奕有韓山人集潛心理學國初累薦不起是非讀書人耶鴻飛冥冥弋人何慕士各有志余故於數君子併論之

陳彥回字士淵莆田人也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為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鎮南弟彥因遼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貧不能歸徃依定遠令黃積良積良罷依南充丞丞于和中未幾閬中敎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考至京承顧問

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上嘉彥回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彥回文學廉幹陞守徽州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郡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彥回衰絰赴闕疏辭上不許奪情留徽除彥回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涖郡再疏許葬歸徽郡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文皇即位械至京師死之籍其家時代彥回爲守者黃希范不知何許人先是遼府長史程通建文時上防禦北兵策數千言希

范與通善與其議通惡衛士紀綱及綱幸上用事言通與希范襲有封事指斥併捕至京論死籍其家通績溪人也又太守葉仲惠臨海人早有文名初任廣武衛知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坐修實錄時書靖難兵為逆黨論死籍其家又鳳陽守徐安北兵至安拒之不得渡河衛輝守孫鎮北兵至城守不肯下於是悉追論之安戍雲南鎮戍山海鎮在山海二十餘年宣德初薦起為上饒縣丞不就安鄞人鎮合肥人

王叔英字元采黃巖人也洪武中與楊大中葉見泰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　十年薦授德府訓導三十年改淮安府教授陞漢陽知縣建文元年召入爲翰林修撰叔英與孝孺皆有時名孝孺嘗古人叔英一切與時經制不欲爲希濶難用之行嘗上資治策其略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二事曰厥富教是也今天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皆由富之之道未至有戻于大學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義臣聞古者井田雖廢然後魏猶有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

世業之田皆恒產也今天下民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以致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此爲恒產不均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通乎天下今天下田有官民之分稅有輕重之異民田之賦似輕而有姓受田之籍倒有當輕而反重官田之賦似重然農人輸納之苦更甚於輸富民之租此爲賦歛未平此二者生之無本之害也古者兵出於農自耕自食今日兵食於農而又多冗餘可以裁減歸農而不裁減古者四民有業今以僧道益之而六而爲其徒者又多此其人可使耕稼而不耕稼古

者重農民抑商賈令工商之家無耕織事淫巧使農人一歲之積不足以佇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古者天子六軍侯國三軍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京師十萬外郡十萬今京師兵已十萬外郡兵不知其幾百萬則兵多徒食可知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官以萬計則官多素飡可知也此二者食之未寡之害也古者用民歲不

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寖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能省事故也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柰何民不窮困乎此為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盡其力亦奪其時民稀州縣既奪其時又併其力奪之矣此二者為之未疾之害也古者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今天下民困於徭役急於近利由是山林不以時入而材木不給污池多以

數倍而魚鱉不充此爲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能養古者三年之耕可積一年九年之耕可積三年今天下賦重役多民無餘蓄然漢有常平倉穀賤則增價而入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出以利民至良法也及于隋唐皆有義倉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以備之此爲民業有可蓄之時而不能蓄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民無妄費財用常足今天下富民用度僭擬公侯貧民爭務浮靡婚嫁典田廬喪葬崇齋醮種種竭用不可枚舉

此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能省此三者用之未舒之害也數者其大略也他非臣能盡知視古生財之道謂何陛下因臣所知求臣所未知明其爲害則亟除明其爲利則亟與則富庶之效不數年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上嘉納是時朝議削宗藩急紛更叔英上疏曰太祖高皇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欲急於去病或傷其元氣嚴於去草或損於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養其血氣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上不省此兵渡淮叔英奉詔出募兵至廣德聞

建文君遜位去即慟哭忽齋蔡奔至問之故已知事不可爲遂止館于祠山道觀題于坐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于當時死亦徒然旣無慚於後世沐浴冠帶行縊庭樹下死焉裾間有絕命辭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祠山道士盛希年叔英故與善先遺之書曰我死瘞我祠山之麓

今墓存焉楊士奇題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元釆之墓靖難後治奸黨叔英妻金死于獄女二死于井弟元默變姓名匿京城商旅中識者上告太宗捕斬之剉其屍叔英有幼子遣戍大同楊文貞訪得之延師教之再三迄無成重贈之金去不知所終文貞布衣時授館漢陽叔英過門讀書聲異之曰兵革之後久不聞此矣入視之士奇避去叔英展視案頭書爲士奇手作題曰此公輔器也強請相見遂爲國士交是時士奇以處士徵爲齊府審理叔英薦之云

論曰楊東里之於元釆不可謂非知巳也是時方倚

正衙君居然王佐自期而元釆非之許至其所稱公輔

乃在於蓬戶甕牖之一書生是何識深涉洽一疏即大

學治平之要言一篇腐儒乃遠卒於周禮之彌文近倣

智囊之故事何外也或言東里起自布衣未數仞而躋

筆詞垣斯亦千載一君乎臨難之際趨舍頓異何哉竊

商其情天生名世固將畱之以佐異日之太平此昔召

之所以分途而同歸未可以此而訾彼也

周是修名德秦和人少孤力學洪武末年薦授霍丘訓

導入見太祖問家居何事對曰教人子弟讀書爲善耳太祖嘉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黒山遷陞紀善太祖上賓之明年有告王過于朝盡逮王府官下吏建文君素知其修直道能匡輔獨得免改衡府紀善衡王者建文君弟也是時衡王未之國是修留京預修纂翰林比兵渡淮是修與靖江府長史蕭用道上書詆斥用事臣誤國甚于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言非是相與辯織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比師渡江是修與胡廣胡儼黄淮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約曰國危矣

馴兮從心性之所如歷漫漫之河濟兮依漠漠之江
瀏剸羽儀而再整兮顧儔匹而相呼繼物性之或昧兮
天理之可憑粤作善而降祥兮同影響而足徵彼肉
之暴殄兮曾少知夫王德匪麟趾之仁厚兮又烏致
夫騶虞之蕃息願擴克乎是心兮明刑政而不忒日揄
揚於仁聞兮無一夫之不獲卒曰爾凫之生兮仁君之
恩佽離呰狙兮翱於天門東西無際兮南北無垠網羅
罝張兮熠爍相仍慎爾所止兮全爾性靈毋或輕投兮
共潸寒汀庚永慰乎王心兮想遐征而孔寧盍衡圖而

歟禎兮遂韶鳳以來庭彰予皇之至治兮發詠歌乎詞
賦唐虞於千古兮流無窮之德馨帝問與是修議論
微異是修杜門請告帝手勅曰旦起聞卿疾亟遣醫問
門宜善自愛又勅曰日者所言予並無訝卿意予待卿
五他臣比自卿病予旦夕望聞稍愈吾方加一餐卿俊
傑之才弘大之志此心久已靡寧特令予信臣焦榮將
詩至且天寒室陋特賜木炭二百斤護卿寒疾并將金
盛鶯梅以悅情此文人清致可領也且此戕非至信者
今予此炭非至喜者弗賜此臣非至重者不遣卿其安

乎意焉賜名所居曰葆貞軒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戚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收歷代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時省覽及是死蓋直行其志云

論曰予詳味建文君于翰所談齋中長樂嘗之味清而若其人因服之可以安精神定四體延年壯夫斯類出云後之風味乎果兆在版築之朋和羹之鹽梅似不如是乃是修之遇合蓋亦奇矣雖未能調劑之妙不可謂非閩士之報也予聞文廟自經之帶今後裔猶世藏之

以縣蘇之節段之笏文之衣帶爭烈域中矣
黃觀字瀾伯貴池人也觀父贅于許生觀遂從母姓幼敏穎受學元待制黃冔冔死王事觀感勵常以忠義自許洪武十七年貢入太學是歲鄉薦仍還太學讀書觀繪父形狀爲圖携以自隨閱輒淚下二十四年會試廷試皆第一上以觀出太學拔召祭酒面褒諭授翰林院修撰日侍上敷奏上愛重之上令編寫醮會錄時時傾問之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榜文皆令觀撰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尋復黃姓建文初進侍中與方齊諸

人並見信用靖難兵急奔詔出募兵至安慶聞變痛哭
謂人曰吾妻雍氏素有志節必不辱卽爲招魂葬之江
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則言夫人携二女出通濟門共
沉下河死矣觀自分大事不可爲乃朝服東向再拜赴
李陽河溺流中死文皇帝籍其家幷逮其姻黨

廖昇者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並友善洪
武中爲左府斷事二十九年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勅
修高皇帝實録爲副總裁聞茹瑺自龍潭還自縊死

王良者字天性祥符人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良

問燕兵入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謁鄂王墓自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去聞之大慟文皇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語妻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饋良食抱其子欷歔去置子池旁自投池中死良殮妻畢門列薪于戶令妾抱幼子匿寄其僚一僉事家曰此宗祀所寄也遂闔室自焚事聞文皇怒曰良死分也印其父皇所鑄燬之特可罪詔徙其家于邊良死後風雨晦冥人或見其出沒詫其英爽尚存云

縣伯璟名瓌廬陵人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淶縣知縣
淶自南北搆兵民人終歲饋給軍餉已而北兵直擣濟
南過淶民益惶懼逃匿去三年朝廷以豐淶為南北要
害特設一軍民指揮司集民兵五千人築七堡為其兵
備御尋調三千人往益山東兵於是淶之武備虛矣四
年北兵來攻所存二千人不任戰伯璟遣人詣徐告急
都督援兵竟不至伯璟度不能支令其弟珏子有為去
曰汝歸白家大人璟旣為人臣子職弗克盡矣賦詩一
章題壁上有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作長城之句

是夜北兵入東門指揮王顥迎降伯瑤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自經死子有爲不忍去復還見父屍自刎從焉

梅殷歸德人汝南侯思祖從子也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高皇帝駙馬中最愛殷將大漸時皇太孫與殷皆在侍上囑太孫曰燕王不可忽也次謂殷曰汝老成忠信可托幼主授一劍曰敢有違天者齒此汝其代朕行罰及太孫即帝位殷常侍左右靖難兵起殷以總兵官守淮上扼燕師文皇遣

殷書以進香皇考欲假道至金陵殷曰非制也弗許文皇怒復書言興誅君側之惡天命所歸豈人所能沮耶殷割使人耳鼻口授還答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父恩義文皇竟不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及即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上遺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中使致殷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都尉在軍勞苦哉殷曰勞而無功徒負愧耳上啣之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殷招藏亡命八十

餘人私匿韃靼人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呪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其令錦衣衛執所匿韃靼人送遼
東明年冬殷入朝都督譚深指揮趙曦故與殷隙令人
擠殷死笪橋下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成訐發上怒置
深曦二人罪二人對曰此上命也柰何殺臣上大怒立
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詔殷榮定初公主貽書
阻靖難兵文皇不答文皇兵至江上亦與公主書言與
兵不得已令公主遷居太平門外勿罹兵禍公主亦不
答公主高皇后長女也殷既死公主卒文皇衣大㒸川

駙馬安在上笑曰爲公主蹤跡賊無自苦公主訴[illegible]二甥遂以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謂二甥曰朕不念爾毋爾安得至今日後皆改孝陵衛指揮使寧德中與世襲孫純舉進士爲中都副留守高皇后二女次適歐陽倫倫犯茶馬禁死殷有文學嘗攝山東學政先是李曹公掌國子人以二人皆文武材云

論曰靖除之際固祿食者所深悲也食焉而不避其難又冠帶士之所共憐也故於殷爲頑民難以言救臣矣於故主爲忠臣難以事新王矣高皇帝養士數十年山

陵之土木乾骨肉之難旋作六宮一燼皇畧頓移大小臣工孰識君臣之大義不可臧于此雉經于彼淵沉以報在天之靈何物賊璞而乃恣巳之殘逄君之惡惡者追戮于九原生者坐擠于逆黨駙馬之沉冤莫訴冠紳之義氣誰伸夫非戴天履地自爲衆惡負度之舊臣乎一例反面事人遂不顧其得罪於天下後世也建文君目者右順門之劉何在安得借之以斷賊臣之頸剜取其肝腸支分其血肉設九塠之祭以斷忠義之魂豈知天道好還惡孽難逭仰不獲申之於斧鉞竟亦瘦死于囹圄稍令諸飲恨者少爲之一快也